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收有四个独幕話剧和一个五幕話剧。四个独幕話剧：“布谷”通过农业社里社員鬧借支的糾紛，描写了一位被人称作軟硬人的坚强的社主任。“螺絲釘”是一个独角諷刺小戏，刻划了一个自私自利的技术人員。“落花生”写的是一个拖拉机車長，設計批評了一个看不起小社、鋪張浪費的大社社長。“西紅柿”描写城郊蔬菜站上的一个假先进工作者，被他的妻子揭露了事实真相，最后認識并改正了錯誤。五幕話剧“梁家父子”写的是农村里兩個干练的父子。父亲在驕傲自大和沒有文化而感到自卑的矛盾心情中，被坏人拖下水。儿子是初中毕业生，回乡参加农业生产，勇往直前地揭发了父亲，也拯救了父亲。

布 谷

林斤瀾 著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总經售

787×1092 1/32 5印張 92,000字

195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3,200 定价(7)0.46元



林斤瀾著

布谷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布 谷

林 斤 瀾 著

目 次

布谷(独幕剧).....	5
螺絲釘(独幕剧).....	34
落花生(独幕剧).....	46
西紅柿(独幕剧).....	63
梁家父子(五幕剧).....	90

封面設計：韓 琳

布 谷

人物：二妞子——农业社会計。

王大噪——社員。

刘家宝——社員。

刘小宝——刘家宝的儿子。

刘玉山——社主任。

大噪嫂——王大噪的妻子。

家宝嫂——刘家宝的妻子。

馬生財——社員。

時間：麦收前的一个上午。

布景：郊区某农业社的办公室。就是普通的住屋，不过拆去炕，添上办公桌。屋角堆着团席杈耙。窗外是場院。

还可以看見門外的院子一角。远处有牲口大棚，更远处是无边的麦田。

（幕开时，羣众在院子里議論。听得見声音，看不見人，不知人数多少。二妞子站在門口，象是把盾門。正在議論紛紛，二妞子无法排解的时候，忽听見响亮的滋潤的布谷鳥叫。議論住了，二妞子也抬头尋鳥。有人說：

“真是应时应景，麦子一落花，布谷鳥就来了。”二妞子趁此时机說話。）

二妞子：老大爷，大嫂子，你們先回去吧。我單管算帳，不管借支。主任沒在屋里，大家站上一天也是白耽誤工夫。

(羣众議論。)

听听，你們听听。布谷鳥叫得多欢！眼見咱的麦子要熟了。（手指无边的麦田）瞧，咱办社头一年，麦子就不含糊。瞧，麦地里連块小石子儿也扔不进去。說話新麦子下来了，您爱吃饅头蒸饅头，爱吃餃子包餃子。牲口租錢也可以給了。

(羣众喧嘩。有人說：“还提牲口租錢哩！說好麦前給的又推到麦后。”)

有人說：“麦后还不知怎么样呢！”)

行啦行啦，眼下咱社里沒有錢，大家好歹克服几天吧。誰叫去年遇上涝天，把庄稼治瞎了呢。要不，怎么一入社就鬧借支呢！

(羣众議論。有人走了。)

行啦行啦，我年輕不会說話，說錯說对，大家原諒吧。大家請回去，刘主任不定什么时候家来呢。麦子得准备收，花生地得赶紧耨，社員有困难，他得想办法。你們沒見他脚不沾地，吃一頓飯放下三回。行啦，我这里早把大家的名字記下了，見着刘主任，立刻告訴他。誤不了，請回去吧。

(羣众散去。二妞子进屋，坐下翻帳本，有些不安，有些难过。布谷鳥飞过窗前，叫得可愛。)

二妞子：(学鳥声)本當是“麦熟麦熟”，怎么听起来仿佛是“借支借支”。有困难的借支，沒困难的也來借支。(有些伤心，几乎流泪。布谷鳥又叫了，跳起来罵鳥)去，你也來起哄。

(王大嗓上。)

王大噪：(撞进門来，同时大声叫道)主任。

二妞子：(一惊回身。又赶紧捂住眼睛)大噪，是你呀！好大的嗓門，吓人这一跳。

王大噪：(没理会，只顾找主任)主任上哪儿去了？上天了嗎？

二妞子：別瞎說。

王大噪：地上，我可是連耗子洞也找遍了，就是沒見他。我这里着急了一早上。

二妞子：可不是，早起来的全是养牲口的主儿，都說困难，都要借支。

王大噪：別信他，养牲口的沒一个有困难。我着急的是花生地。叫主任去看一看，秧子快叫草吃了，还不抓紧时间搶出来，眼見得撩荒。

二妞子：地赶紧耨就沒事了。可是借支不好对付。

王大噪：借支不理他就沒事了。地要耨不出来，可沒有粮食。

二妞子：人家急得冒烟儿，你还来抬杠。

王大噪：我还有心思抬杠哩！你才冒烟儿，我这里早急得发火了。

二妞子：告訴你，我真的着急了。

王大噪：告訴你，我着急一点也不假。

(刘玉山上。他身材干瘦，可是人挺精神。岁数不算大，可是胡子挺浓。行动慢，作风“蔫”，可是事情办得俐落。待人总是心平气和的，心里可极有主意。有人管他叫軟硬人，說他外軟內硬，)

二妞子：(又叫)主任，您可回来了！

王大噪：主任，您上哪儿去了？

二妞子：打早起沒断过来人，尽是养牲口戶，剛才还圍在院子里，这也借支，那也借支。借支，借支，我可沒法支吾了。

刘玉山：（慢条斯理的拍土）哦。

王大嗓：花生秧子叫草給欺住了。再不赶紧耨，那草能把花生吃了。不信你瞧瞧去。

刘玉山：（不紧不慢地喝水）哦。

二妞子：你先讓我說完了。剛才来的，嘴說借支，骨子里可是要牲口租錢。說：“本當麦前給的，怎么推到麦后……”

王大嗓：主任，咱走，地里瞅瞅去。

刘玉山：（不忙，先坐下）哦。

二妞子：別走別走。人們一会儿还得来，咱們想个办法呀。

王大嗓：借支是个老問題，道理也說够了。先別理他們就完了。

二妞子：你是個生产隊長，地你赶紧耨去不就完了。

王大嗓：二妞子，你是真不明白，还是鬧着玩儿？多少只眼睛瞪得溜圓溜圓的，瞅着咱們的社。咱們能够撩荒一亩半亩地？

二妞子：我沒有不明白的，是你糊涂。你怎么瞅不出来火候，借支跟借支不一样，現不是有困难的、素常的借支，現是跟社里起哄。

王大嗓：起哄也吓不倒一根汗毛。主任，您歇歇腿咱走。

二妞子：主任，您說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您怎么不說話呀？

刘玉山：（心里有数，笑道）叫我說什么呢，先說哪件事呢？都跟着了火似的。要不，大家先喝碗凉水。

王大噪：(笑)都說我性子急，誰知二姐子比我還急性子。那就先說借支吧。

二姐子：(笑)我沒有起急。都是為的你認識問題不正確。要是你忙，就先研究耨地吧。

劉玉山：(說話切實，雖不是什麼高論，可是令人信服)花生地我去瞧過了，再不抓緊時間真要耽誤了。可今天來抓還不晚，需要多少勞動力，幾天完工，先搶哪一塊，我這裡打好了一个譜。可是咱們別在屋裡比划了吧，你先干活去，回頭我找你們幾個在活地上研究。

王大噪：(信服了)得，我心裡踏實了。(抬腿就走)咱們地裡見。

劉玉山：慢着，要緊的還沒說呢。耨地跟借支也是聯系着的。這幾天鬧借支，有些人情緒不好，干活沒勁。花生要是搶不出來，情緒會更壞，更得起哄鬧借支了。這麼看來，今天組織耨地，還不光是為的花生哩。大噪，眼前頂要緊的是，你去摸透情況，看看這個任務可以交給哪些人。

王大噪：這麼回事。(想了想)好辦。有關情緒的，也有好些勁頭挺足實的呢，我心裡有數。回見。

(下)

劉玉山：你們找我一早上嗎？我蹣彎兒去了。

二姐子：你還蹣彎兒哩，這裡急得我兩眼冒火。

劉玉山：冒火還好，我怕你兩眼鬧水災呢。

(二姐子笑。)

劉玉山：瞧完了花生地，順腳蹣到區裡去了。

二姐子：難怪哪兒也找不着你。區裡開會嗎？

刘玉山：沒有，我去定下搖臂收割机。有了这玩艺儿，咱們的麦秋，就能过得又排場，又俐落。

二妞子：可是收麦子还得几天呢。

刘玉山：笨鳥先飞，先走一步落不了后。起区里回来，还打了个外拐，上东庄串了个門儿。

二妞子：真是，还串門儿哩。

刘玉山：我找他們麻子社長去了。我說麻大哥，你們的白薯怎么样？缺苗不缺苗？他說，“兄弟，今年的白薯敢跟天王老子挑战。”我說那太好了，就是有一星半点缺点，你們忘了把秧子錢給我們啦。这个麻子不好惹，他說，“本来准备麦后給你們的。听說你們那儿有一星半点困难，我們手头再紧，也得給你們先送去三百块钱。”

二妞子：（欢呼）拿来了吗？哎呀，你应当进門就說的。好了，有三百块钱，就沒有急了。

刘玉山：拿着錢我倒发愁。要是按人头一平均，誰也不解决问题。要是給了牲口錢，不給困难戶买吃的，情理上說不过去。要是給困难戶，养牲口的主更有話說了，有錢也不給我們。这时候兩下里要再開点意見，首先会影响撈地。有了錢反倒发愁了不是？

二妞子：依我說沒什麼愁的，应当先解决困难。

刘玉山：不那么簡單。剛才你还不是說来着，这回開借支跟素常不一样。咱們可得小心着。（拿錢）錢你收起来，一个子儿也别动它，也别嚷嚷出去。錢虽不多，我看得提到管理委員會上商量一下，委員里头就有困难戶，也有养牲口。

的。

(二妞子忙著數錢，沒有留神說話。)

(馬生財上。輕腳輕手，又不一直的進去，想在門外听点什么。)

刘玉山：我走了。

二妞子：上地里去嗎？

刘玉山：你說先上地呢，还是家去填填肚子？

二妞子：呀，又沒吃飯。当然先吃飯去罗。

刘玉山：行，接受你的意見。

(刘玉山往外走。馬生財赶紧閃到屋后。等刘玉山走了，又閃了出来，推門进屋。二妞子正数完了錢，还没收起来。)

二妞子：今儿歇啦？

馬生財：(注意那堆錢。等二妞子轉过臉时，他又掉过臉去，裝沒看見) 嘿，我都快病了。

二妞子：哟！

馬生財：我尽琢磨来着，昨儿一宿沒睡个踏实觉。我琢磨張三也借支，李四也借支，罵罵咧咧的也有，死气白賴的也有，喝！可了不得！咱們社里又沒有錢。

二妞子：刘主任有办法。

馬生財：(赶紧凑过来)有办法了嗎？好哩！可把人愁苦了，头发也愁白了。(好象这才看見了錢) 哟，刘主任当真有办法，这不是摆在那儿了嗎？

二妞子：(把錢收起来)这錢还不定做什么使呢。

馬生財：我不借支。

二妞子：当然罗，你那里沒有困难。

馬生財：我馬生財雖說早年間也养活过大驢大馬，可早已成了无产階級。我馬生財再困难，就是餓得前肚皮貼着后脊梁，也不能讓咱們社里为难。我看錢也不多，左不过百十来块吧。

二妞子：三百块呢。

馬生財：好，刘主任真有兩下子。要是不給养牲口的多少拿点牲口錢，喝，可了不得。万一他們起个哄，把牲口全給抽回去，咱們指望什么搞生产呢？喝，可了不得。

二妞子：誰也沒說不給，說的是收下麦子給清。

馬生財：是呀是呀。

二妞子：也沒誰要把牲口抽回去呀！

馬生財：是呀是呀，我是說万一的話。其实这笔款子不給牲口錢也行。

二妞子：現有生活困难得不行的，为什么非要先給牲口錢呢！

馬生財：对罗，咱是无产階級，得說无产階級的話。大伙儿吃沒吃的、喝沒喝的，哪有勁儿干活。花生地里見草不見苗，那草都長严实了，連脚也伸不进去。可了不得！得讓大伙儿吃饱了才有勁去呀！

二妞子：也沒誰全沒吃的吧？

馬生財：是呀是呀！

二妞子：我对你的說話真有意見，一丁点儿事情到了你嘴里，就是了不得呀可了不得。这么嚷嚷，影响不好。

馬生財：是呀是呀，那是嘴边上說慣了的現成話，可我心里还

真着急。我馬生財拿社比做亲爹、亲娘，当做自个儿的老家。社里沒錢我着急，有了錢我也着急，急它怎么使呢！

二妞子：怎么使，要提到管理委员会上研究。

馬生財：那好那好，快点研究吧。势头不对，再这么鬧下去，可不……你瞧，又来了，可不是說慣了的現成話嗎？这话不好。（自打一个响亮的嘴巴）記住，永远忌了不說。

二妞子：沒有別的事了把？

馬生財：是呀是呀，你忙吧，我上花生地逛逛去。

（馬生財走到門外，遇見家宝嫂，就跟她咬耳朵，伸了三个手指头示意。家宝嫂作难，馬生財做出一个討厭的样子給她看。家宝嫂进屋。馬生財下。）

家宝嫂：刘主任呢？

二妞子：家去吃飯去了，一会儿就来。您坐。

家宝嫂：主任真忙呀。早起說上地里去了，上地里找呢，說是回社里来了；赶到社里呢，又說是家去了。

（刘玉山上。咬着半块窝窝头，手里拿着一把山里紅。）

刘玉山：不錯，早半天我走了几十里地了呢。

家宝嫂：可見着您了。

刘玉山：有什么紧急事儿嗎？

家宝嫂：也沒什么很紧急的。

刘玉山：对了，你們那儿生活沒有困难。

家宝嫂：我倒不使錢。

刘玉山：說的是。

家宝嫂：我不使，为的去年年景不好，外头捅下几个窟窿。本

当指着那两个牲口，多干出点活来，给人家还上。现牲口在社里养着呢，咱好歹也是个社员，人家上门走了好几趟了，今儿不给他三十五十的，就活活的给社里丢人了。

刘玉山：这是个事儿呀。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你们借了谁的呀？

家宝嫂：那就甭问罗！

刘玉山：您现在是社员嘛，您有困难社里还能不管！我跟他商量去，等不了几天，麦子熟了全还清。

家宝嫂：人家不放心呀，今儿没有三五十，也得给个一二十的。

刘玉山：别说一二十、三五十，再多得多我也敢给他打保票。谁呀？回头我找他去。

家宝嫂：嚯，您工作挺忙的，不劳大驾了。

刘玉山：别客气了。

家宝嫂：我们小宝那孩子，上了个小学，又是跳绳又是踢球，蹭坏的鞋比认回来的字还多几双哩。这会儿入了社，我也没工夫做鞋了。这么大个学生，也不能让他鞋塌拉袜塌拉的呀。借我十块，给他买双胶底儿球鞋去，看他能蹭几天！

刘玉山：买双高腰的，前头后跟全带橡皮的。收下麦子您就买吧。

家宝嫂：社里没钱还是怎么的？

刘玉山：社里的麦穗，个个狗尾巴似的。还能没钱吗？

家宝嫂：有就行啦，二妞子劳驾开开保险柜吧。

刘玉山：嫂子，小学生的鞋嘛，早买了早蹣坏，晚兩天也不碍事吧。

家宝嫂：不碍不碍。他要是不依，我讓他找您大主任去。去年拉了千把斤煤回来，算計着够燒了吧。誰知道这个天儿，头麦秋了，一早一晚还得籠火。給我五块，称点煤末去。

刘玉山：沒有煤，可是白瞅着粮食吃不成飯呀。

家宝嫂：夜間不籠炕爐子您試試，拿着活人冻豆腐了。

刘玉山：家里要真是連煤末也沒有了的話，我給你問誰匀点儿去。也有的主儿缺着粮食，煤倒有富余，咱們淘換淘換也行。

家宝嫂：倒是借点儿給我們不借？

刘玉山：不是不借，是問題全解决了嘛。

家宝嫂：(发作)大主任，刘玉山，咱們还是一家子呢，老嫂子叫你一声名儿不得罪你吧。跟你沒法生气，怨不得老老少少全管你叫軟硬人。你面儿上比豆腐还軟和，里头可鉄了心了，跟石头一般。(往外走)成天干活干活，落下一口袋工分票。(掏出一把工分票)当不得煤，买不得膠底儿鞋，还不了飢荒。它管什么用！(扔在地上)

刘玉山：(不动声色，弯腰去拾)一分儿管一仟儿粮食呢。

家宝嫂：(赶紧拾票。又把刘玉山手里的一把抓了过来)我怨誰啊，怨小宝他爹。一个老实巴脚的庄稼戶，充什么积极帶头呀。

(刘家宝上。)

刘家宝：攔家里你还没埋怨够？上这儿来嚷嚷的干嗎呢？咱

有咱的飢荒，社也有社的难处。你不看看入进来些什么户头，一个肩膀挂兩拐子，要糞沒糞，連把大鎬，都得社里現給他置备。你問問會計，咱們使了多少垫本？背上多少飢荒？

二妞子：現在社里頂大的債務是牲口租錢。

家宝嫂：喲，還說牲口哩。那是省吃省喝，起嗓子眼里扣下粮食来买的呀！你們還推前推后的說給又不給。

刘家宝：开会你不来，我跟你說又不信。社里要有办法，不会把牲口錢推到麦后。咱招紧了过几天吧，你不看看这一地的麦子，長得一領席子似的毕齐。道地十成的年景。主任，說起来好笑，現不是捧着金飯碗要飯嗎？

刘玉山：你們兩口子都是好劳动，又舍得干。依我說呢，嫂子你不用着急別的，單着急分下紅来怎么个花法吧。

刘家宝：說的是，等分下紅来咱們搜搜算盤。要是垫本太大了，分的不够“嚼谷”的，就随你退社。家去吧，有磨牙的工夫，不会給小宝修理修理鞋去。

（兩人出屋。）

二妞子：（小聲）一点困难也沒有，完全是瞎起哄。

刘玉山：（小聲）也有奇怪的地方，不是說起嗓子眼里扣下来的粮食，买的牲口嗎？难怪她心疼。

二妞子：（小聲）男的还明白点儿。

刘玉山：（小聲）屬皮球的，忽上忽下。

（二妞子笑。）

刘玉山：笑什么？